

熱心傳承中華古典文化 讓更多人品味詩詞大美

詩詞大家葉嘉瑩：

中國傳統文化的傳燈人，古典詩詞的擺渡者，詩教的磁石和發光體，海內外傳授中國古典文學時間最長、弟子最多、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華裔女學者……當這些榮譽紛至沓來時，葉嘉瑩始終淡然處之。年屆93歲高齡的她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我是個胸無大志的人，只是盡自己的力量，把中國古典詩詞中生命感發的美好，傳遞給更多的人，如此而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朱燁 天津報道



■今年4月6日，葉嘉瑩在天津大劇院講授古典詩詞。 記者朱燁 攝



■1943年葉嘉瑩（後排右二）與顧隨（前坐者）及同班同學合影。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員



■迎陵學舍啓動儀式上，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薛進文（左）與葉嘉瑩一同揭牌。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員

人生易老夢偏癡

記者來到天津南開大學葉嘉瑩的寓所，恰巧趕上她周末在家裡給學生們講授古典詩詞。只見葉嘉瑩一襲深色便裝，坐在書架旁的椅子上，手持一本《杜詩鏡銓》。十幾位旁聽者老少皆有，在不大的客廳和門廊裡靜靜地坐着，聆聽老師講詩。

「她站在那裡就是一首詩」

迴異於媒體通常展現的場景，這裡沒有電視訪談時的聲光效果，沒有聽眾爆棚的熱絡氣氛，沒有名流雲集的隆重儀式。絕緣於任何外在的點綴，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字符在葉嘉瑩的清音吟誦中似乎幻化成聲調的精靈，帶着聽者穿越時空，與古代先賢際會神交，這種共鳴又因環境簡約而更加純粹，因形式淨化而直攝魂魄。難怪有人感歎：「她站在那裡，就是一首詩」。

葉嘉瑩這樣解釋中國古典詩詞的魅力：「這是一條生命感發的不息長流，蓄積着古代偉大詩人的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透過研讀古典詩詞，不僅感動於這些詩人的生命心魂，並能興發自己當下的存在，獲得古今生命交相融匯的心靈愉悅。」

「如果你以真正的情感，把中國古人的詩詞傳達出來，外國人一樣會受到感動。」葉嘉瑩告訴記者，她在北美開過完全用英文講授的中國古典詩詞課，學生都不會說普通話，原定十六七人的課堂，後來不斷擴大為六七十名學生的大課，可見她用英文講授詩詞在外國學生間也大受歡迎。

不過，異邦語言的隔膜，畢竟令葉嘉瑩講詩盡淋漓揮灑之興。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流寓海外、隨遇而安

的葉嘉瑩，決定尋找生命新的支點，主動作出了自己有生以來唯一一次選擇：回國講學。

希望生命結束在講台上

「回國教書產生的心靈共振在國外是沒有的。」葉嘉瑩向記者講述了前不久的一則小故事：有一位大學生給她寫信說，自己以前不聽父母的話，性情乖戾，無意中看到《葉嘉瑩說詩》後，便努力讀書參加高考，想報考南開大學中文系，「我準備高考的時候，覺得離葉先生更近一點」。結果差了幾分，他現在上了山東大學。一次從山東跑到天津，聽葉嘉瑩講課後，「感到中國文化這麼深厚，這麼美好，我現在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驕傲，整個人的性情也變得不再乖戾了」。葉嘉瑩說，「我之所以這麼老還在教書，就是因為有年輕人遇到中國文化，真的會被深深觸動。」

她向記者表示，「中國古典詩歌的魅力，我體會到了。我也要讓年輕人感受到中國古典詩歌的那一份美好，並且在品性、人格、思想和行為上彰顯出來。如果沒有盡到傳承的責任，我既對不起古人，也對不起來者。」

事實上，自1945年中學教書開始，歷時七十年，輾轉各地講課、演講，葉嘉瑩的授課時數已難以估計。她讓無數人品味到中國古典詩詞之精美，感悟到中華文化之深邃。「連實有心應不死，人生易老夢偏癡」，她對記者說：「我儘管已經到了該休息的年齡，但我願意繼續教下去，希望生命最後結束在講台上，不知道能不能實現這個願望。」

葉嘉瑩簡歷

1924年：出生於北京；1941年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專攻古典文學專業；1945年畢業後開始教學生涯。

1948年：結婚後隨夫遷居台灣。上世紀50年代初，任台灣大學專職教授，其後又被淡江大學、輔仁大學聘為兼職教授。

1966年：被台灣大學派往美國講學，先後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客座教授。

1969年：定居加拿大溫哥華，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教授。

1979年：返國內講學，並受邀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等數十所高校講授中國古典詩詞。

1993年：創辦南開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3年後將研究所更名為「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任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

2015年：南開大學為葉嘉瑩修建的「迎陵學舍」正式啓用。葉嘉瑩正式定居於南開園。

著有《迎陵文集》十卷、《葉嘉瑩作品集》二十四卷。1989年，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2012年，獲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

對生活要求寡淡



■葉嘉瑩自己準備午飯。 記者朱燁 攝

家庭授課結束時，已是午飯時分。只見葉嘉瑩一人推開廚房門，掀開灶台上蒸鍋的蓋子，看了看，然後點燃爐灶。記者問葉嘉瑩：「中午吃什麼？」她說，「昨天的剩飯而已」。

相對於傳道授業的熱誠，葉嘉瑩對生活的要求可謂寡淡。「學生們經常說，無論是講課還是上電視，我老穿著這身衣服，看都看膩了。」指着自己的開襟外套和黑色毛衣，葉嘉瑩自嘲道。

憶及溫哥華UBC大學「退而未休」的生活，葉嘉瑩告訴記者，每天一大早吃兩片麵包一碗麥片粥，然後自己開車去學校的亞洲圖書館做研究，午飯時就下樓燒開水，吃一份自己在家裡做好帶到學校的三文治，隨後工作到下午五時圖書館閉門。

急需義工助整理文稿筆記

定居南開大學後，葉嘉瑩能自主的始終不假手於人。葉嘉瑩說，「白天我一個人在這裡，聽電話、開門、熱飯都是我一個人來。」她的學生告訴記者，因為多年前她曾經在夜裡跌倒，鎖骨骨折，所以現在葉先生家裡也有保姆，每天晚上來，早上走。

不過，葉嘉瑩現在有一事需要協助。她向記者坦言，她幾十年來的講稿和講義錄音都需要整理，用機器整理出來的錄音，很多不通順，非常需要有人幫着做這項工作。她說：「從溫哥華帶來的上百箱書和文稿筆記，這些都沒有開箱，我真是搬不動了，需要義工幫我開箱、整理。如果我不在了，別人整理起來就更摸不到頭了。」

在受訪結束時，葉嘉瑩帶抱怨稱：「我現在退休了，仍然忙得不得了，人們找我訪談、寫稿、開會，每次都花費我很多氣力，結束時都叮囑我要好好休息。這些事情太多了，是我現在面臨的大問題，請告訴海外的讀者，希望減少這些事情。」記者自付，這次採訪亦屬此列，不禁愧疚起來。

葉嘉瑩說，「我有時很想回到溫哥華的日子，一個人在小房間裡安靜地看書。」

「要見天孫織錦成」——記一堂特別的家庭授課



葉嘉瑩的這堂古典詩詞家庭授課，有些特別。她第一次安排學生來講授詩詞，主講者張元昕來自美國，是南開大學攻讀古典詩詞碩士二年級的一名研究生。這位只有18歲的小姑娘為大家講解的是杜甫的五律《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這次講課實驗，緣起於張元昕與葉嘉瑩的一段故事。家在紐約的張元昕從小受家庭熏陶，喜歡中國古典詩詞，一次通過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看到葉嘉瑩講授詩詞後，告訴她媽媽要拜葉嘉瑩為師，於是便在春假期間跟着媽媽從紐約找到正在溫哥華UBC大學做學術研究的葉嘉瑩，每天跟葉嘉瑩一樣泡在圖書館，以三文治打發午飯，為的就是葉嘉瑩午飯時一個小時的面授詩詞。從那以後，不管是在加拿大還是中國，只要有葉嘉瑩的詩詞講座，張元昕基本上都會跟着媽媽親耳聆聽。

才上初中的張元昕夢想着正式做葉嘉瑩的學生，而葉嘉瑩當時已經不招收研究生了，後來徵詢南開大學意見，看看張元昕能否考入本科，結果她一下子就考上了。現在的她，正在讀南開研究生二年級。在南開讀研後，她準備去美國攻讀博士，自己的志向就是要像葉嘉瑩一樣，傳講詩學。

葉嘉瑩說，張元昕讀詩很多，有見解，中英文都好，但是講話太快、沒有節奏，這一缺點對於教書講課而言必須克服。今天安排她在老師面前主講，無疑是一次鍛煉。

「一定要看到有傳薪之人」

首先，張元昕大聲誦讀了全詩。葉嘉瑩對學生說，「中國詩歌是韻文，聲調是詩歌生命的一部分，要把聲調的重點、美感讀出來」。在張元昕誦讀後，葉嘉瑩為學生做示範，親自重新誦讀全詩。在葉嘉瑩抑揚

頓挫的吟詠節奏中，旁聽者彷彿置身於慈恩寺塔上，見證杜甫句句鏗鏘，興發感時之情……

隨後，張元昕從題目到正文，逐一講解。葉嘉瑩不時插話，一處欠妥的吐字節奏，一處存疑的資料引證，都逃不過她的把關，足見詩教之細，師教之嚴。

葉嘉瑩多年前曾在一首詞中寫道：「梧桐已分經霜死，么鳳誰傳浴火生。花謝後，月偏明。夜涼深處露華凝。柔蠶枉自絲難盡，可有天孫織錦成。」她在試問：聽說鳳凰浴火可以重生，果真有這樣的事情？在我所教的學生中，誰能把我吐出來的絲織成一片雲錦？

「不向人間怨不平，相期浴火鳳凰生，柔蠶老去應無憾，要見天孫織錦成。」在講課收尾時，葉嘉瑩特意提及自己改寫過的這首詩，藉以表明更加篤定的心志：「以前不知道有沒有繼承人，現在無論怎樣，一定要看到有傳薪之人，學生們如有成就，就了卻心願了。」

感念恩師 秉持「弱德」

在葉嘉瑩寓所客廳的書架上，兩張照片引起了記者的注意：一張是葉嘉瑩與她的學生們的留影，另一張擺放在上方的是文史家顧隨和他的學生們的合照，後排右二便是葉嘉瑩，她那時上大學三年級。在書架對面的牆上懸掛着一塊橫匾，上書「迎陵」二字，這是顧隨為葉嘉瑩題寫的別號。屋內的陳設細節折射着顧隨在葉嘉瑩心目中的特殊位置。

一生坎坷直面困苦

從1942年上大學二年級聆聽顧隨講授唐宋詩詞課程，到1948年隨丈夫遷往台灣與顧隨被迫中斷聯繫，承蒙師澤的六年影響了葉嘉瑩的詩詞人生。無論是詩詞創作、學術研究還是傳道授業，葉嘉瑩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顧隨的衣鉢。甚至葉嘉瑩今天詩詞講授時「跑野馬」般的全任神行，也頗得恩師講課旁徵博引的精髓。

葉嘉瑩時常提及顧隨的一句話：「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體驗過樂觀之生活。」事實上，她一生坎坷，幾經顛沛，直面困苦，從不逃避，「什麼苦都吃，什麼累都受，被拋到哪裡，自己就站起來，該做什麼就做什麼。」正是葉嘉瑩在困苦中持守的這種「弱德之美」，暗合了顧隨恩師的人生啟示，進而砥礪着她詩詞世界中「要渺宜修」的生命品質。

葉嘉瑩1979年獲批回國教書時，顧隨已經去世近20年。為了回報師恩，她將自己記錄和珍藏的整整8冊顧隨講課筆記整理下來，全部交給了顧先生的女兒，在河北大學任教的顧之京，協助她整理出版了一冊《顧隨文集》，並先後由顧之京整理陸續出版了《駝庵詩話》、《顧隨詩詞講記》等書，一切版權和版稅全部交給了老師的女兒顧之京。同時，她拿出自己部分退休金設立了「駝庵獎金」，駝庵是顧隨的

晚號，葉嘉瑩以此表達對老師的感念和薪盡火傳的願望。一位學生不無感觸地說：「葉先生為她的老師所做的，讓我們領悟到了師生間深厚的情義。」

在葉嘉瑩大學畢業後任教北平3所中學時，顧隨曾給她寫信道：「假使苦水（顧隨別號）有法可傳，則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盡得之。」他勉勵葉嘉瑩「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又說「欲達到此目的，除取徑於暨行文字外，無他途也」。葉嘉瑩說，自己本來並無大志，又遭遇憂患，誰知其間被迫到海外謀生，而且要用英語教學，不得已讀了不少外文的理論著作，所以也曾經寫了「西方文論與中國詞學」方面的多篇著作。對於恩師70年前的期待，現在已是桃李滿天下的葉嘉瑩向記者表示，「老師對我的期望很高，我不一定能做到，只是盡自己所能去做而已。」